

Handwritten text in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a signature or title, located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the page.



今可隨筆
李題



3 0475 3334 8

856.9
982

小 序

一冊這樣的小書，還用得着什麼序？但我現在居然在寫所謂「序」的玩意了，豈不怪哉！

這部稿子交給北新已經一年有半了，交去數月，志雲先生說馬上可以出版。不料那時北新因代賣一本什麼不應代賣的書而被封了，這部稿子就躺在北新編輯部。等北新啓封後，又忙於出教科書，半年間沒有出過一本文藝書。今年秋季開學後，志雲先生對我這樣說：『學校都開學了，教科書也出齊了，現在可以印文藝書了。魯迅的三開集，冰心的冰心全集，和你的今可隨筆，都要印。』一個月後，三開集出版了，接着冰心全集也出版了。到十月五日趙景深先生來信說：『今可隨筆已於

32685

今日付排……』照說，在這時候今可隨筆該早已出版了，今天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本月三日今可隨筆即已校過兩校了，再校一次就可以印書。不料這時候北新又因小豬八戒一書有辱及回教之處，回教徒小題大做竟向中央請願，中央也就莫明其妙的令行上海市政府查封北新書局！中國是有國法的，回教徒忘記了，我們的中央也忘記了！就說「以黨治國」，查封北新又未經過任何黨部的手續。這個笑話就鬧得比梁作友捐款三千萬的笑話還大！現在，北新已自動暫行停業，靜候法律解決。「查封」之命雖已輾轉而達租界法院，法院却尚未請巡捕房執行。（據報上說則是捕房以此案未經任何法院審理，「查封」於手續不合，拒絕執行！）因此之故，我得從容地把今可隨筆校樣拿來自行校閱一次，改正了幾個錯字。雖近日北新有復業之說，却還未實行復業，因此我又得從容地來寫這篇序文。

實在也沒有別的什麼可「序」，除了在前面已說到今可隨筆所以遲之又久還未出版的原因之外。還得要說到的是：這些稿子都是我兩年前寫的，有的是隨感而

記，有的是從我自己的讀書筆記中所抄下來的，有的是報上的新聞和朋友們說的話；嚴格說起來，這樣的東西簡直可以叫做是「雜種」。自然，拿這樣的東西去出版也是近於無聊——或者說是很無聊亦無不可。

許多朋友都很關心到我這本小書，時常有讀者到新時代書局來要買這書。還有許多遠地的讀者寫信來問這書幾時可以出版。我真是慚愧得沒有話可說！好，就這樣讓它厚着臉去與世人相見吧。最後，敬謝柳亞子先生爲題書名。

曾今可 一九三二，十一月廿四日。

新時代書局編輯部。上海。

今可隨筆



一個厭世的人要去自殺很容易，一個失戀的人要忘了他或她所愛過的人却是很難。

聞每年獲得諾貝爾獎金者到瑞典京城去領獎的時候，輒於其寓中接見「花王」露茜亞女士 (Lucia)，女士爲瑞典膺選之最美女郎，由女士於清晨頂七燭冠，進獻咖啡，以示敬意。這也是一種饒有劇意的古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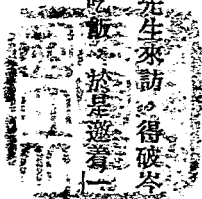
友人某君赴漢經商，想攜眷偕行，爲其父所阻。他抵漢之後，就拍一電回家，

說：『我現病重，望妻速來侍疾！』其父接電，着人送其妻至漢，至則某君方治遊未歸也。

某商業機關負責人，說爲節省開支起見將內部改組，結果是將他自己的薪水增加了，將別的同事的薪水減少了。

友人吳清英君託我替他介紹一位女朋友，我介紹了一位和他同學的密絲楊給他，他把我的介紹信放在門房裏，很久很久不敢去會她。我問他『爲什麼不去會她？』他說：『怕難爲情！』我對他說：『你這樣怕難爲情，只好預備去做和尚！』

某天的一個下午，天是下着細雨，覺得很無聊。正好華林先生來訪。得破岑寂；不久巴金先生也來了，談了一會，華林先生發起到四川館去吃飯。於是遊着。



波，安仁，連我共五人，一同到麥家圈一家小四川館，在樓上坐下。川菜多辣味，華林先生對巴金，「波二位說：『四川菜這樣厲害，四川人也是很厲害的！』」

有一位女朋友，她故意叫我『密絲曾』，她寫信給我也稱我『今可小姐』。

我送了一冊法公園之夜給密絲鄭，我要她讀完之後給我一個忠實的批評。她說：『我不是名人，我怎麼可以批評呢？』『一定要名人才可以批評嗎？』我生了一個這樣的疑問。

某女士很聰敏，我勸她研究文學，她對我大笑起來，我不明白她所以大笑的原因，我就問她。她說：『文學家的生活不是很苦嗎？一篇稿子不是賣不到幾塊錢嗎？』我於是無言。

某女士能無故的大笑，行也笑，坐也笑，說話也笑，吃飯也笑，越叫她不要笑，她越笑得厲害。我替她照相，幾次都失敗了！因為她笑的時候渾身都會搖動。

一日，我和黃君到愛國女學去會某女士，她說預備了一些南洋寄來的土產，本是要拿給我們吃的，因為被同學們搶的搶，偷的偷，都吃光了。

某女學的學生大多數都有綽號的，其著名者如「阿公」「阿媽」「娘姨」「……」等。據說「阿公」是姓「龔」，「阿媽」是姓「馬」，「娘姨」是姓「梁」。

某女士拿了一張她最近照的半身相片來給我看。她對我說：『你不要拿到畫報上去登！』這意思就是說：『你替我拿到畫報上去登吧！』

我替某女士在黃浦灘公園照了幾張相片，頗不壞，我問她：『要拿到畫報上去登嗎？』她說：『我不高興！』我說：『如果拿去登了出來呢？』她說：『如果登了出來也不要緊，如果不登倒難爲情！』

我替某女士照的相本要拿到畫報上去登的，因爲她曾對我說：『如果你拿到畫報上去登了，我要同你打官司！』我就不敢把她的相片寄去。後來她又來問我：『我的照片幾時可以在畫報上登出來？』

華林先生的一篇浮士德與近代藝術，同時發表於晦鳴週刊，民國日報，馬來亞半月刊，時代前雜誌等處；他說：『因爲這篇文章對於中國青年，稍有貢獻之處。』

忠實的態度是爲人所讚美的，欺騙的行爲是爲人所輕視的，但忠實或欺騙皆係對事的，不是對人的，皆係活動的，不是固定的；譬如有一病人已由醫生斷定是無望了，但在病人未死之前你不能忠實的告訴他，你必須欺騙他。以此類推，則可見忠實和欺騙原無絕對的好惡：忠實如用之不得其當，有時亦可得惡果，欺騙如用之得當，有時亦可得善果也。

英雄在途窮的時候，也只得向人低頭；美人在色衰的時候，也只有背人流淚。

男子看不認識的女子一定是先從面部而身材以至腳，女子看不認識的男子則先從腳而身材以至面部；所以，女子須多施脂粉，男子須把皮鞋擦得光亮。因爲如果女子的面部粧飾得不美麗，男子便不高興看下去；男子的皮鞋是破舊的，女子也不高興看上去。

摩登女郎說：『Boys 一定要有Girls 在一塊，Girls 也一定要有Boys 在一塊才有趣味。』這話我很相信，不過我以為還是一定要先有Dollars 才能有趣味，我並且相信Dollars 總是出自Boys 的一

看見朋友們在愛人面前的殷勤，周到，才知道我自己的孤傲；看見朋友們在愛人面前的小心，謹慎，才恍然我自己是粗暴！於是，我原諒先後愛過我又從我身邊逃走的姑娘們。

舊同學某君因為找不到愛人，他常自己模仿女人字跡用假名寫情書給自己，並且常喜把假信給朋友們看。據說，這方法亦是慰情聊勝於無，並且永遠可以保險沒有失戀和被敲竹槓的痛苦。窮而無愛人的朋友，真不妨這樣的自己設法來安慰自

己。有愛的人更不應該去笑他，我們應該要憐憫他，同情他，才對。

快樂總不及憂愁那樣能易於引起人們的同情。

一個聰敏的女子往往易與普通的男子發生關係，如果有一個天才的詩人或文學家來戀愛她，她却要驕傲起來了。

我們如果發現或是遇到一位可愛的女郎，最好離她遠遠地，在我們的幻想中，她永遠是美好，永遠是可愛的。如果你一旦接近她，無論是詩意一般的相愛，在不久之間，也就會變得平凡了！

女子是你越追求她，她越要逃避，你如果不追求她，她却會來逗引你。

曾在威尼斯商人中飾白山奴少年的陳先生，一日在一路電車上遇見好幾個某大學的女生，她們一見他上來，就紛紛的談着；『這個人就是白山奴，我們看他表演得真好。』女學生人多胆也大起來了。愈談愈起勁，似乎有意要使陳先生知道她們認得他似的。這一來，弄得年輕的陳先生好難爲情，紅着臉。電車一停他就逃走似的下去了，於是又惹得小姐們一陣歡笑。陳先生在中央大學，大夏大學，文化學院等處當教授，聽說有一次在某處上課，學生們先在黑板上寫着『爲問白山奴少年，你的漢西亞小姐近來無恙否？』等字，陳先生跑到講壇上一看，不覺又微微地紅了一下臉。接着就「一本正經」的講他的書，學生們亦肅然起敬，用心聽講，不敢再與他開玩笑笑了。

某君服務於銀行界，以其天生聰敏，又善逢迎，數年間居然由光蛋而富達巨

萬！惟其人奸詐刻薄，無以復加；他年逾四十，妻之外，復有妾，但無子。他常對人說：『像我這般好人而無子，真是沒有天理了。』某資本家聞而笑道：『像他這樣刻薄奸滑的人如果有後，那才真是沒有天理！』

一位女朋友來訪我，她第一句話是這樣說：『今天卡爾登的片子真好！』於是，我便明白了她的來意。在三點鐘之前，我帶了一張五元的鈔票，帶了特來訪我的女友，到卡爾登去。

一個仲春的黃昏，我挾着皮包從編輯部出來，走進法國公園去，進門就遇到巴金先生和一位從日本回來的張曉天先生。他二人正在看我的法公園之夜，看見我來了，巴金就說，『現在是黃昏，你可以寫一篇法公園之黃昏吧。』張君也說，『此時的夕陽正好，最好是寫一篇法公園之夕陽。』我說，『就請你二位寫一篇夕照中』

『法公園吧！……』巴金和張君又笑着說，『這一定要你寫，「以資熟手」呀！』
『哈哈！哈哈！』我們三人都笑了。

我在許多識與不識的朋友的來信中發現一封頗爲奇怪的信，信上說：『三年前就幕着你的大名，幕着你的文學天才……曾託你心愛的人介紹我與你認識，那知她不願意介紹……現在我只得自己來寫信給你，願你賜教……』毛一波先生看了說：『這亦沒有什麼奇怪，幕名請教的事亦所常有。』巴金先生却說：『看這封信上的字跡，寫信的人一定是一位新女性。』

一日在邵洵美先生家裏閒談，傅彥長先生說：某翻譯家和某文學家，是在某處的賭場裏相識的，各道姓名之後，一聲『久仰』，遂成莫逆。

南京大戲院樓上有一個裸女雕像，該院開幕時我曾替她拍了一張照片。日前密絲李請客，大家又到南京大戲院樓上了，因為時間還早，她們站在裸女像旁要我替她們拍一張照，我正較好光預備要拍，一個穿制服的 Boy 走過來，問我『拍了沒有？』我說，『就要拍。』他說，『不許拍。如果是拍了連照相機都得打碎！』我說，『我以前拍過，』他說，『現在是現在，不是以前。』

日前有比利時唱詩家黎特君（Lier）來華遊歷，帶有謝壽康博士的介紹信，筆會就請他參加聚餐；聞他將於五月十四號在法國總會奏技，門票每位四元。於是我聯想到揚州瘦西湖畔的一位無名老詩人，手拿一根長竹桿，竹桿上掛一隻開口的布袋。他口裏唱着：『雲淡風輕近午天……』一類的詩句，把竹桿伸到來往的游船上去，游客則投以銅元數枚。前者是所謂『江湖詩人』，爲了要餬口，不惜遠涉重洋；後者是湖畔詩人，爲了要餬口，不敢擅離湖畔一步。前者一唱，票價可以賣到

四元；後者哀吟，只換得銅元數枚。前者因爲有博士之介紹得爲筆會的卜賓；後者有誰肯請他去吃一頓便飯呢？

某小報上說：『替時報寫激流的巴金是矛盾的化名。』又某小報上說：『國民政府請章士釗做顧問。』又某小報上說：『周瘦鵲輩亦將加入筆會。』上海幾十種小報，除了瞎造謠言以外，我不知道它們還負有什麼使命。

聽說漢口各小報已一律封閉，其被封原因有二：1 某小報向銀行界某君敲竹槓不遂，就在該報上登了一段新聞（？），題目是：『某君的太太和某人通姦。』並使報販在某君家裏的門口大聲喊着這個題目，某君聽見了，以爲真有其事，就嚴究其妻，其妻後來就因羞憤自盡了。2 某鴿母有一個兒子略能識字，因爲熟悉妓院的情形，就辦了一個小報，專門敲各娼妓的竹槓。事聞於市長劉文島，劉乃報告何應

欽：漢口各小報之壽命於以告終。

某書記抄一件稿子，抄到有一句『獨具隻眼』的，他把『隻』字改成了一個『雙』字，並且對人說：『世上那有一隻眼睛的人？』

某君到編輯部來訪我，他說：『我有一部創作稿，可以在貴書店出版嗎？』我說：『尊稿我還沒有看見。』他說：『如果一定能出版，我明天就送來給你看。』

某學院的院長是一個小政客，他自己一學期沒有幾天在學校裏，而學校裏又沒有教務長，祇有幾個院長的同鄉在那裏睡覺，吃飯，拿錢。以外還有一位飯桶祕書和一兩個廉價（每月二三十元）請來的職員。所以該院的内容非常腐敗，學生去要求院長請一位教務長以便有人負責，院長是滿口答應，並且說，『我的事很忙，你

們如果能找到一位教務長來，我一定贊成。只要人好，薪水多點都不要緊。」後來由學生找到了一位留學回國的某君，來做該院的教務長，那位院長却又說：『本院經費困難，如果是有能夠共甘苦，不計月薪的人來做教務長，那我一定很歡迎。』學校既不能對學生『不計學費』却希望教務長『不計月薪』，這不但是夢想，而且是奇談。

有人說，妻子如行李，出門時不帶她又覺不方便，帶着她又覺很麻煩。

時髦一點的女子在馬路上行走很危險，如遇到裝運石子的汽車，坐在汽車上的工人就會拿了石子向着女子頭上或身上打來，有被打得滿臉污泥的，也有花旗袍上加了污點的。她們真氣憤，然而毫無辦法；你如果要罵他，或以石子打還他，汽車已風馳電掣地走遠了。

當一個少女或少婦在馬路上獨行的時候，常有青年男子跟在她的後面。

密絲梁說：『我有一次和幾個同學在虹口公園散步，後面跟着幾個某大學的學生，他們中的一個走到我們的身邊來說：「小姐們，給我一個銅板吧！」他說時並裝出一副乞丐的神氣。我們只好走出園門外去，連笑都不敢笑一聲。』

某女士和她的愛人租好了一個亭子間，天天到那邊去幽會，她對她家裏的人說：『最近我在某文學家那裏當書記。』

梁得所先生說：『倘若日本的婦女都變爲「摩登伽」(Modern girl)，日本就不成日本了。』

邵洵美先生初到外國去的時候，同一位朋友去看戲，那位朋友帶他坐在第八層樓上，他問那位朋友爲什麼要坐在第八層樓上，那位朋友對他說：『你初到外國懂得什麼！音樂的音波是往上傳播的，從第一層傳到第二層，以至三層，四層，五層，六層，七層，到八層爲止，再沒有第九層了，所以在第八層聽舞台上的音樂聽得最清楚。如果坐在第一二層，不但是聽不清，並且是很貴。』邵先生看着舞台上的人有如螞蟻一般，只得打瞌睡。

十年前的名人對青年們演說道：『青年們呀！改造中國的責任是你們的。』十年前的青年現在也是名人了，於是他們照樣對現在的青年們演說道：『青年們呀！改造中國的責任是你們的。』

某偉人對他的姨太太說道：『趕快燒幾口鴉片烟給我吸，我吸了好預備明天到拒毒會去演講「鴉片之害」和到婦女協會去演講「廢除納妾制」的材料。』

許多人很知道應付女性的方法，但一到實行起來却沒有勇氣了。

許多作家僅用一個筆名，不讓人曉得他的真姓名；不知是何用意。

華林先生一日對我說：『我真佩服某君的勇敢，他做文章總是整篇地抄襲別人的。』

章士釗（「老虎雜誌」創辦人，別署孤桐）先生在筆會說，『東北大學的學生，都是讀古文，寫古文，禁止讀和寫白話文。東北的學生雖然不及關內學生的優

秀，却也沒有關內學生的壞習氣。」

有兩位朋友寫信給我說：『請你介紹一位女子和我通信，僅僅是通信而已，不作別用，也不必會面。』這兩位朋友一位是商人，一位是大學生。他們爲什麼定要找一個女子來通信？我却不明白。

文藝新聞出了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三個因寫女子與性而出名的姓張的作家是那三個？』（大意如此）一個是張資平，因爲他專門寫多角戀愛的小說；一個是張競生，因爲他著了性史；一個是張若谷，因爲他編了女作家號。

年來圖書雜誌風行一時，銷路較一般雜誌爲佳，故常有新出版之圖書雜誌。最近又有兩種圖書雜誌均在積極籌備中，並且都是預備用女學生三字做招牌，那一種

先出版的就可以享用此香艷而足以使人迷戀的好名字，後出版者就只好改招牌了。

報載去年芝加哥舉行跳舞競賽會，有理髮師司密史（Smith）者自言能於競賽時間內爲跳舞者剪髮，請爲一試。會中人許之。時參加競賽者舞興方濃，聞此奇事，亦贊許之，司密史遂亦隨衆舞，載舞載爲舞者剪髮，五十七分鐘內剪完舞者二十八人之髮，其中男者十六，女者十二，亦足奇矣。

聞巴黎地方當局，因有許多跳舞場，都不守跳舞的常規。狎抱緊摟，有傷風化。因此想製造一種特別腰帶，使男女跳舞時彼此不能貼在身上。另製一種緩衝之物，使面部也不能貼在一起。

巴黎的朋友來信說：『全世界殖民地展覽會今年在巴黎開會，從五月開幕，

到十月閉幕。該會的籌備者請了好多的中國黃包車夫去，預備在開會的時候大拉其黃包車。中國的留法學生開會反對，要高公使去和法國政府交涉，不料這位無用的高公使竟不敢去與法政府交涉，並且逃到意大利去躲避。聽說他去見法外長，常常被攔以閉門羹。嗚呼中國！嗚呼中國的公使！』

一個朋友對我這樣說：『某女士四年前是被稱爲『一隻美麗的小鳥』過的。最近，有一次我看見她坐在三等電車裏，穿的是黑衣，失去了從前的美麗，不復像是一隻『美麗的小鳥』了！並且聽說她已經生了一隻醜陋的小鳥，有如一隻小貓頭鷹。再過若干年，恐怕她要變成一隻老鴉了。』

某文學家和某大學女生M女士在某個時期內感情很好，她曾在早上七點鐘以前來訪他，他還睡在床上沒有起來，有一次她來訪他，他出去了，她就站在他的房門

外等候至天黑，後來因爲肚子餓了才回去。他也常去看她，有一個晚上，她留着他
在她房裏睡，他無情地拒絕了她。他被她誘惑着，也曾抱着她接吻過多次；但他從
來沒有說過愛她。有一次他吻了她之後，她說：『男子和女子接吻是一種什麼意
思？請你告訴我！』他的答語是：『沒有什麼意思！』她又說：『這怕是一種什麼
要求的表情吧？如果你要求我什麼你只管說呀，你說了我一定接受的！』他說：
『我們可以到外面去玩玩嗎？』她穿上大衣，挽着他的手出去了，這行動代替了她
的答覆。他和她走到先施公司，在東亞旅館三層樓開了一個房間，經過三個小時之
後又一同出來。

某女士的求婚條件是：1 博士 2 美少年 3 十萬以上的家產。

『要戀愛要找摩登姑娘，要結婚要找舊式女子。』這是一般新青年們的一個共

同觀念。

某老太太最愛時髦，她買了一頂法國小帽，她說：『這頂帽子很好，但我要把這點「尾巴」剪掉。』

某老翁年近六十，常深夜方歸，有人問他：『從什麼地方回來？』他答道：『跳舞場裏。』

邵洵美先生到外國去留學時，一個外國人問他：『你預備來學什麼？』他說：『我想學法律。』那個外國人就笑道：『中國人到外國來學法律，學了回去有什麼用？』邵先生又說：『那末我學政治吧。』那外國人又笑道：『怎麼中國人到外國來的不是學法律便是學政治！』邵先生覺得那位外國人說的話頗有道理，所以他後

來既不學法律，也不學政治，他學了文學。

聽說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要賣十元一千字的稿費；馬寅初先生的無辦法的戀愛一書，全稿只賣到二十五元。

某西人家的一個 Boy 故意打死一隻蒼蠅放在一盆紅燒羊肉上，被一位外國人在這盆菜上發現了這隻蒼蠅，就叫 Boy 趕快拿走。於是，這位聰敏的 Boy 享受了一頓豐盛的晚餐。

某女校的學生某女士對我說：『我們全體的同學都經校醫檢驗過了，五六百人之中只有我和某女士兩個是處女。』

某君太學生也，既是國民黨的黨員，同時又是「門裏人」。（注：加入了青幫的就叫「門裏人」，即「自家人」之意也。）某君的錦繡前程，真不可限量。

金價高漲之後，在外國的窮學生紛紛回國；本想出國去留學而錢又不多的就只有「望洋興歎」。然而出洋去的還是很多，有錢去鍍金的人本來「不在乎」。

自從日夜銀行關門大吉之後，據說存戶都是些貧民，如果不即速設法清償，難免不引起社會紛亂。現事隔年半，不但存款未償還分文，而且毫無償還的確期；社會仍未見紛亂，貧民亦並未暴動。中國的人民真不愧為良善的人民矣。

本年三月廿二日時報本埠新聞欄，載有上海法學院女生曹碧雲『因資質頑鈍，讀書沒有進步，無顏對人投河自盡。』等語，如果曹女士之自殺沒有其他原因，實

足令一般不用功讀書的學生愧死。

聞巴黎地方有一個俱樂部，名叫『綠帶俱樂部。』（The Green Ribbon Club）專爲一般羞怯而孤寂的男女而設。凡是羞怯的男女，一進了這俱樂部，便彼此結成朋友，改變他們羞怯的習性。所以雖成立未久，已有很多人結爲夫婦了。

英國人聚集之處，無處無賭場。

大學教授去上課時都是挾着一個大皮包，只有孫俚工先生獨用藍布包袱。

盧劍波先生之面貌身材，都很像甘地，尤其是甘地常戴付眼鏡，他也常戴眼鏡，所以更像。巴金先生就叫他爲『中國的甘地』。

大東書局蓋好了三層洋房，新屋落成，同時舉行十五周年紀念，大減價，大贈品，在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登着兩個全面的特大廣告；登大廣告本沒有什麼希奇，所奇者廣告中盡是些黨國要人，當代名流，上自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以至法學家郭衛等，共三十二人的題字和論文，替大東書局大吹大擂。社會與教育第二十五期上陳天行君寫了一篇名人與大廣告，說『這廣告登了出來，便會發生三個重大的問題：（1）中國民族文化程度對外表現的問題（2）中國民族文化自身趨勢的問題（3）一般買書的人化冤枉錢的問題。第一，既如先進名流們所言，大東書局是「學術之府」，是「藝苑之光」，則其足以代表中國民族的文化程度——所謂「大放光明」的「東方文化」者，自不必說。在我們知識淺薄思想幼稚的祖國同胞們，固然測量不出高低來，但如果有一個外國人看了這個廣告，他當然相信中國先進名流們的話，他要研究中國民族的文化程度，不妨從大東的書堆中着手，他看

了紫羅蘭叢書、二十四孝圖說、飛娘喋血記、白手成家第一奇書、平民生財術、中國惡訟師、長壽祕訣、菊部叢談、寫意朋友、滑稽世界、孤掌驚鳴記以及其他妙文奇章等等，於是他認識了，原來中國文化程度如此這般，這是否會影響中國民族在世界人類上的文化地位呢？第二，我們同胞們聽了先進名流們的話，當然會認大東書局爲我們「民智之源泉」、「文化之前鋒」、「學術之前驅」，大東所出版的書，莫不於我們有大供獻，我們實有化錢拜讀的必要，牠是我們的指針，是我們工作的導師，於是我們化錢，我們埋頭，以至引而申之神而明之，好了，我們的文化程度便會提高了，不錯，提高了，提高到四川峨嵋山，提高到山西五臺山，甚至於提高到喜馬拉雅山，雖然是真的提高抑假的提高乃是另一問題。第三是買書的人爲求知而看書，聽了先進名流的話，必去大買特買，結果乃必至大上先進名流們的當。黨國名人，負着社會的重望，須知他們自己的一言一動，一般社會將要發生怎樣的影響，甚望他們以後能把自已的地位打量攷慮，不要隨便把自己出賣，給營利

主義的商人當作招牌去招搖撞騙。……」等語。

有人說：『愛情之魔力，能使死了的人復活，能使活着的人死去。』

日本東京市麴町區立小學校，校舍建築費爲日金六十萬元。以視吾國之幾萬元也能辦一大學，不知國人當作何感想？

報載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國學生大械鬥，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亦因此受傷。

某君在某學院的游藝會演說：『兄弟不幸，被主席叫來演說：要我演說是可以的，否則我亦決不登台。不過，我事前沒有準備，現在時間又太匆促；詳細地說既

說不出，簡單地說又說不完；所以，我可說的話只有這幾句，完了！」台下的人照例鼓掌。

某君在初中讀書，讀了三年還是在一年級，他的父親罵他道：『你這樣年年降級，看你什麼時候才得畢業！』他從容地答道：『年年降級有什麼要緊？只要學校不關門總有一天會畢業的！』

某大學免費生某君，每當校長訓話的時候，他總坐在前排，只要校長的話一停，他就拚命地鼓掌。

某女士在初中剛畢業，託人找到一張高中的畢業文憑，於是考（？）取了某大學本科一年級生。

某女士說：『我在女師的時候，想做一個學生會的幹事都想不到，一到大學便被選爲學生會的執行委員了，我真是莫明其妙！』

某女士給我的信上說：『我們的學校在這個月之內要實行呈請教育部立案，最感困難的一件事是要繳高中文憑！……這兩天我到處請人設法偽造一張高中的畢業文憑，還沒有弄好，真急死人呀；現在，我要請你替我代謀一張高中文憑，要寫民國十六年以前畢業才有效……』

學校的廁所裏的牆壁上，不但可以看到各種的標語和詩句，並且還可以發現短論和宣言。

陶希聖先生說：『你如果要知道上海什麼叫做時髦，你只須在北四川路站上半個鐘頭就可以得到答復了。』

『厲行男子剪髮！』一九三一年山東省還有這樣的標語。

某大學有軍事教育一課，上學期一個連教練還沒有教完，下學期軍事教官不得已開倒車從開步走教起。

三月四日的申報本埠新聞欄，載有五個小學生因閱武俠小說着了迷，想搭輪船到四川峨嵋山去修道，學習劍術。可見武俠小說，武俠影片的流毒所及，貽害匪淺了。

數年前，江西省立第×中學的校長，他是在北京買來一張某私立大學的文憑，由某道尹與某師長的保薦，得到教育廳任命他爲第×中學的校長的；該校學生知道他的來歷因拒絕他到校，並發表宣言宣布他的歷史；後來又由道尹派兵保護他到校接事，託庇在槍桿上面他居然做了省立中學的校長。

各大學的黨義教師最好是都請年輕貌美的女同志去担任，那末大學生們才會覺得上黨義課是必要的。

某大學的校長納了校中的高材生某女士爲妾，於是有人說：「學校是濟良所或是小老婆的養成所嗎？辦學的目的除了爲一種營業，爲一個地盤以外，還可以當作選擇美妾的地方嗎？」

某大學的課室裏的黑板上寫着：『講而不聽之，不亦悅乎！有密絲自室外來，不亦樂乎？』

某大文學家近來出版了好些長篇創作，據聞他是用賤價買來無名作家的作品，換上一個題目，用他自己的名字，以高價賣給書店去出版的。

某作家始終寫着一種題材的作品，近來聽說他的作風轉變了，偶閱他的近著也覺得似乎有點兩樣；不過，據說這作品並不是他自己作的，乃是他以低價向無名作家收買來的。

某旅行家在郵船上用埃及游覽指南做參考書寫埃及遊記寄回中國來在報紙發表，他自己却並未到埃及去。

陶希聖先生說：『任何外國制度搬到中國來，都要變成一種游閒階級朋分肥利的東西。』

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宣言中有云：『土匪十之八九是兵士，共產黨十之八九是學生。』

樊仲雲先生說：『不問青年惡化的由來，而概臨之以殺——從槍斃到殺頭，民國二十年，懸首於電桿木上以示衆的事，竟還是當世的流行！結果就造成了非腐化則不能苟全生命於亂世的現象。』

四川二十四軍的師長向育仁兼了四川省黨部的指導委員，又兼四川省政府的委

員，再兼四川建設廳的廳長。真所謂能者多勞！

三月五日申報載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咨請教育部改良學校課本文中有云：「……課本中如『爸爸你天天幫人造屋，自己却沒有屋住！』一類的話，不啻是鼓吹共產。……」

甲：『現在的大學教授，多如過江之鯽；』乙：『不，比上海四馬路的野雞還多！』

無線無戰事第五幕中有一個兵士這樣喊着：『皇帝，偉人，貴族，富翁，將校，有的爲了戰爭而成名，有的爲了戰爭而發財；只有我們兵士爲了戰爭而死。』

梁啟超先生死了很久，最近世界筆會執行委員會還來信中國筆會問梁先生的住址，因為梁先生是世界筆會的名譽會員。

『智者作法，愚者守法，這是我們中國過去的歷史；強者立法，弱者服法，這是我們中國近來的現狀！』忘了在什麼書上看見有兩句這樣的話。

聽說某省大學的一個院長因為語言之間觸怒某主席，就被拘禁了好幾天。他的戚友們只得到處去奔走營救，却不敢到法院去控告某主席。就是敢去控告，法院也決不敢受理。

胡適之先生說：『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訓練。』

青年詩人某君，十年前愛着一位姑娘，兩小無猜，情根深種。嗣後她來滬升學，他爲之招待一切，備極周到，她更感恩自己了。花晨月夕，常見他倆雙雙出遊，一對青年的伴侶，本身就如一首美妙的詩一般。最近，我們的青年詩人，更表演了一幕詩劇：一日，他一手拿着一只金戒指，裏面刻了他自己的名字，另一手拿着一瓶安眠藥水，走到她的面前一跪，說『你如果不接受這戒指，就讓我在你面前把這一瓶安眠藥水喝了吧！因爲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結果是，她認爲尙待考慮，沒有接受他的戒指，但也沒有拒絕他，所以他也不能就把安眠藥水吞下去。

一個外國人家裏的中國廚子當着巡捕的面在馬路上小便，巡捕把他抓住了，說：『到行裏向去！』（註）廚子穿好褲子慢慢地說：『阿拉要回去燒飯，外國人就要打行裏向轉來。』巡捕放了他，笑着罵道：『赤老！』他居然還回敬巡捕一聲『豬糞！』

（註：滬諺到巡捕房去說「到行裏向去」。）

上海共有京戲場六所，粵戲場一所，電影院四十家，遊戲場六處，此三種娛樂場所每所所得門票券資，合計不下三萬元。其他附帶消耗（如往返車費茶點……等）尙不在內。

聽說永安公司收銀櫃上的職員們每日在零數找出收進叨光一兩個銅元，其總數很可觀。各公司皆然。

大學教授編講義是分內事，但他們總要說：『坊間的課本，都不合用，只得自己來編點講義。』這樣看來，教授們編講義似乎是出於不得已而編之，並且似乎很有把握，編出來一定比坊間的課本都更好，其實却也不見得。

你雖愛她，她儘可不愛你，其理由，一如她雖不愛你，你儘可仍愛她。

怎樣才能抓得住一個少女的整個的心？這不是容易的事，也並不是很難的事。只要你能運用你的巧妙的手段而且常常變換着，在你自己未覺得厭倦以前，你時時有成功的可能。

一個官僚或富翁，他們的所謂愛，一半是因爲閒暇無事，聊以消遣；一半是天生有易於討女人歡喜的性質，及易於誘惑女人的地位和財產；所以，僅有美麗的容貌而沒有美麗的靈魂的女子都歡迎他們。

加本特說：『淫慾與戀愛，是相互微妙的交錯着。不過表現的形色有別而已。』

有人說：『愛與死是一致的。』又有人說：『戀愛至上，其極端除達到死以外無他。』

『愛是強烈的深刻的活着的事情，與生的絕滅的死，決不一致！燃燒着全我，閃爍着白熱的高度的戀愛，說是與死一致，能使人信服嗎？』廚川白村說的。

一個女子能感覺到她的魔力可以支配某個男子，使之神魂顛倒，那在她有時覺得光榮，有時又很懼怕。

現代的男子不復愛那柔若無骨，弱不勝衣的病態美的女子，他愛會游泳，騎馬，划船，跳舞，唱歌，打人，罵人，並且喜歡看電影，逛公園，聽音樂，打麻將

的女子。

『人們要是能夠明白戀愛在本質上是怎樣光榮的事物，是多麼堅固難毀的事物；那末，誰都不至說達到戀愛的手段是無謂的犧牲了吧』。——加本特的戀愛論。

愛情可以使人走上成功之路，也可以使人跌入墮落之途，施愛於人的人啊，請注意你的責任吧！

有人說：『實行結婚時戀愛就終結了，實行戀愛時友誼便消滅了！』

唯愛主義者說：『不戀愛的人是悖逆天道，而且是剝奪兩性的最大幸福；因為

上帝賦人以心靈就是爲要使人去戀愛，否則人亦不能叫作萬物之靈了！」

失戀的人這樣說：「女人啊，神曾給你美麗的容貌，却忘了給你美麗的靈魂！」

「快樂的戀愛是自我集中，自我陶醉，自我興趣；牠期待牠自己的利益，牠是妬忌之母。牠的目的物是如一種玩具，總是希望獨有。」——雪萊。

「我覺得我現在是生存着，但是我懼怕我今後的生存；我的命運是放在你的身上呀！如果阿爾波斯山（Alps）或是大的海洋把我倆分散了的時候，請你想着我吧！不過這是永不會有的事，除非你願意教牠們這樣做」——詩人拜倫給他的情人基西黑。

「支付」愛」的代價，仍是用「愛」！——這是廚川白村的話。

婦女唯一高尚的工作是安慰男性的靈魂，和鼓勵男性的意志；雖然是虛偽的也可以，欺騙的也不妨。

就是愁苦的戀愛，只要其中有無限的柔情，也是戀愛者莫大的幸福。

戀愛可分爲四種：（一）純潔的，（二）遊戲的，（三）肉慾的，（四）虛榮的。

男女兩性的結合如果沒有一種束縛，則初戀時的熱情易於消滅，不可避免的衝

突必繼之發生；反之，縱有憤怒，彼此亦不得不暫時隱忍，漸而可以得到人生最善的教訓——寬容與和善的道德，久而久之，則不難成爲美滿的戀愛。

男人是江邊排列着的碼頭，女人是江上飄浮着的帆船；這個碼頭上今天是甲船來停泊，明天亦可由乙船來停泊；同樣，這個船今天停泊於甲碼頭，明天亦可停泊於乙碼頭。

當她離開了你，你會想念她；當她被別人佔有了，你想要奪回她；當你聽說她死了，你會覺得她處處都可愛，處處都值得去憶念；如果她再回到你身邊來，也許你會將她擁在懷裏，也許你會把她逐出門外。

『貧苦走進門來，愛神飛向天外。』

現代的戀愛者絕沒有所謂天長地久的癡念，當他們覺得已到應該分散的時候他們便會自行分散。

『我的愛人，你知道我多麼性急的要曉得你是否快樂，幾乎像當時我要曉得你是否愛我一樣！我毫不怕死，我所怕的是你要忘記我！』——幽蓮與露俄。

一個人在得到愛的承諾的時候，往往受寵若驚，快樂得舉止失措，而感着不可言喻的侷促不安。

『你須覺得我永在你的身邊，如今，此後，無論到最末的一天。』這是拜倫的詩句。

蘇格蘭詩人勃恩勞白對他的愛人這樣說：『你應當立刻或是堅決的拒絕，以斷我的希望；或是寬宏的應許，以免我的恐懼。』

德國游歷家兼自然主義者威納說：『情愛的溫柔，是上帝用來點綴我們敗絮般生命的。』

露俄說：『爲了她的一笑，爲了她的一盼，天地間有什麼事情是我力所不能做的哩！』

有人說『愛神啊！你既然剝奪了我愛人或被愛的權利，爲什麼又將可愛的人兒放在我的眼前？』

英國女作家哥文夫人吳斯東瑪利，寫給吉爾勃的信上說：『除了你以外，我不能找到愛；請你將尊嚴的愛來擁抱我罷！』又說：『只要你肯愛我，我就不會重陷於怨鬱之境，使生命成爲一副挑不動的担子了。』

愛神啊！你爲什麼強將不相愛的人聚在一塊，復將相愛的人分散？

富於情愛的男子，不是一個熱血滿腔的多情者，便是一個憂思無告的傷心人；
一個滿心樂意的男子是很少有真的情愛的。

莫泊桑說：『生活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好，生活也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壞。』

美的心靈，其引動情人的魔力，要強於美的容貌。

有的人是願意終身沉酣於愛的生活裏；有的人是終身不願作愛的嘗試；有的人却是得到愛亦不喜，失了愛亦不悲。前者是癡人；次者是愚人；後者是達人。

一個近代的女子，她猶能俯首帖耳屈服於舊禮教或金錢勢力之下，但她却不肯對一個忠實的愛她的男子加以諒解！

花在盛開的時候，她何嘗會想到接踵而至的萎謝？不要顧慮到明天吧，朋友，明天也是一樣要過去的！

書籍雖然會增加我們的智識，却不能增加我們的經驗。

交結一個壞朋友，固然要受他的影響，讀到一本壞書，也同樣要受它的影響。並且，現在的書的好壞難以認識正如我們的朋友的好壞難以辨別一樣！一個穿得很漂亮的人，你能知道他的心的好壞嗎？一冊封面很美麗的書，你知道它的內容如何嗎？

『我等三人此次洽商結果，決定千代子離開谷崎潤一郎與佐藤春夫結婚；谷崎潤一郎的女兒鮎子與母同居。雙方交際，一如從前……』這是日本文壇怪傑谷崎潤一郎與他的妻子千代子離婚，使她去與佐藤春夫結婚的時候，三人連署所發的聲明書。

(一)須爲岡西女子；惟不喜純京都式之女子。(二)日本式髮，亦須相稱。

(三)務須良家婦女。(四)須在二十五歲以下，而爲初婚者。(五)雖不必佳麗，而手足須潔白。(六)不冀財產地位者。(七)爲溫順之家庭的女子。這是谷崎潤一郎與其同居十餘年之千代子夫人離婚後提出求婚的七個條件。

我們所享受的快樂，都是寫了苦痛的借據去借來的；等到快樂完了，苦痛就成爲還不清的債了！

「教育的必要，誰也十分感到的。然而以爲所謂教育是專屬於學校的，那是太迷信學校了！」與謝野晶子這樣說。

在四月底，租界與華界的交界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界處，都擺好了電網了；於是我們知道多事的五月又來了。

某青年方畢業於小學，一封信還不很通順，他一天對他的朋友說：「我想做一部小說給某書店出版。」無怪乎新書之多，無怪乎許多新書之令讀者失望。

有些作家常常自己寫了文章用他的夫人（或者是未婚妻）的名字去發表。

崇拜偶像，壓迫無名作家，這幾乎成了書店編輯的金科玉律。

某詩人自己印詩集，只印了二百本，却在書上寫着“1——1000”

某君根本未讀過英文，他給朋友們通信時，信中一定要夾着好些英文，不過這些英文完全是地名。

一個朝鮮人在上海教朝鮮人讀中國書，他自己看中國書都看不大懂，常常請教於毛一波先生；有一天他又來了，他問毛一波先生『灰孫子』是什麼意思和什麼出處？毛一波先生但告以是罵人之意，什麼出處却答不出來，毛先生後來問我，我也不知道。辭源上大概是查不出，不知王雲五大辭典上有否？

聞某大學有所謂『狗克司主義團』者，團員如獵狗一般專以獵豔爲目的。

在夢中的人，都不曉得自己在夢中！

文學的題材，在一切藝術中最爲廣泛；但在文學中結果沒有戀愛的成分，就必覺得寂寞了。

有人說：『電影是第八藝術，麻將應該算是第九藝術了。』

百般的花朵，一樣的枯萎。

聰明的女子，她需要一個庸懦無能的有錢的丈夫——老少不問——同時她又需要一個知趣善愛的情人。

觀察人的短處可使自己的心地光明。

不大聰明的人，但知在厄運中搜尋愁悶，而不知在幸福時享受快樂。

英國人最驕傲；法國人慕虛榮；德國人重理想；意大利人富感情；日本人多野心；美國人好誇大；中國人愛懶惰。

一個失業的大學畢業生說：「我不幸生而爲男子，否則在無路可走的時候還可以去當妓女！」

「我是一冊憂愁的稿本，又粗又笨；我是一個醜漢，不知妒恨，不問苦樂的幹去，這便是我的運命。黑的夜，藍的天，都於我無關；在我自己的夢魂中，我覺得我很是嬌好的。」——鐘樓怪人。

「約翰，我已經親了你的嘴了，你的嘴唇上面，有一種苦的味道！那是血的味道嗎？那或者是戀愛的味道吧！」這是莎樂美公主最後的聲音。

以麗沙白給來印哈德的信上說：『試猜一猜看，我給了什麼與你媽媽作聖誕節的禮物？猜不到吧，便是給了我自己呀！』

「請推薦給你們的孩子以德行；只有牠能換得幸福，金錢是不行的。」這是多汶這囑中的話。

挪威小說家包以爾說：『當一個民族沒有美貌女子的時候，這就是其民族衰敗的象徵。』

霍桑說：『亞當與夏娃是多麼的快樂呀！他們沒有第三者來相擾。他們四圍的一切無限，只是把他們兩個心兒擠得越是緊湊。可是，我們的幽逸而美麗的伊甸園

在那裏哩？」

王爾德說：『男女間只有愛和憎，無所謂友誼的。』

種田的農夫時常沒有米吃，印鈔票的工人時常沒有錢用。

天天製新裝的裁縫總是穿破衣，天天辦筵席的廚師總是吃殘菜。

造洋房的工匠畢生住茅屋，做銅床的工匠終身睡樓板。

振作，興奮，勇敢，鬥爭，這是我們的要求；因循，怯弱，頹唐，消沉，這是我們的苦悶！

一個略有智識的女子，她要比普通的女子擅長於欺騙與說謊。

赤金戒指戴在窮人的手上，別人看見必疑這戒指是銅的；黃銅戒指戴在富人的手上，別人看見必信這戒指是金的！

只要說話的人是有地位有名望，縱然是說謊，聽的人也一定是十分的相信。

我們愛我們的生命，我們更當愛我們的生命力；一個人要是沒有生命力來鼓勵，這生存有何意味呢？

一位天才這樣說：『平凡的人，他們的快樂和憂愁也是很平凡的。』

那怕是最卑賤的人，他亦總是希望他的子弟上進的。

一個人不易避免災難，却最易遇逢災難；正如一個人不易找得機會，却最易失去機會一般。

男子沒有女人在一起會漸漸的愚笨，女人沒有男人在一起會漸漸的憔悴。

人類精神的活動有三方面，一感情，二理智，三意志。這三方面不斷的活動着，但必有一方面的活動較強。這些活動現於言語及動作時，成為感情的發現，理智的發現，意志的發現。

『生活是世界上最稀有的事；一般人不過只是生存着罷了。』——王爾德。

土耳其一百五十七歲老人查祿亞伽對美國的新聞記者這樣說：『我做人還沒有做厭。』

柴霍甫說：『大學培養一切的能力，連愚魯也包括在內。』

『溫柔的情感，是熱情，快樂，和同情心三者的混合物。』——達爾文。

人與人之間，都不免有難言之隱。每一個人，至少必有一些爲別人所不能了解的，就是說，無論什麼人，在他或她的靈魂深處，必定永遠的保留着『一種以上的祕密。我知道有不少『其生平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但可對人言而不願對人言的也是常有。

『人生』究竟是什麼？這是很難於了解的。因為人們太想了解一切，所以，往往弄到一切都不能了解。

有所謂『懷疑派』者。及所謂『頹廢派』者，我真不懂：你要懷疑你自己去懷疑好了，你要頹廢你個人去頹廢好了：何必要成『派』！

『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妙齡女郎誰個不善懷春？這是我們人性中之至聖至神；啊！怎麼從此中有慘痛飛迸？』——絲蒂與維特。

某君在外國學了幾年的藝術，回國後，一籌莫展；他於是妙想天開，請出一些師友來爲他籌備開一個個人作品展覽會。大的小的，紅的綠的，他的作品佈滿了會

場的牆壁。將幾件使人不易看出好壞的作品標上六百元八百元或是一千二百元的價值，同時貼一張紅條子在旁邊，隨便寫一個認識的比較有名的人的姓名定購，於是，各報上，除了廣告，還有新聞。於是，便有人來請他去做教授，或是請他作畫。從此以後，這位藝術家的大名，幾乎可以使得社會上無人不知。不過，這方法只是學藝術的人可以使用，譬如說是學醫或學其他科學的人都不適用此法。因此，所有學藝術的學生，一進藝術學校，連鉛筆畫都還沒有學好，他就披其長頭髮黑其大領結，居然就是一個藝術家的樣子。因為他知道將來定能成爲一個有名的藝術家的原故。

『只有愚人常常爲別人的生活所苦；我平生不妨害別人的生活，也不願爲別人的生活所妨害。』——秋田雨雀。

王爾德說：「藝術是一位善妒的太太，你得用全副精神去侍候她！」

聽說賢人是沒有悲劇的，我也想學做賢人。但我以為：只要不求事事都滿意，也就不會發生悲劇了。

我們看到一幅名畫，覺得其美妙有如在沉醉的春夜裏，暗暗襲來一陣清新的幽香。我們讀着一首好詩，那時的心情好像是在朦朧的月色下，浮漾起綠陰深處的鶯唱。

人在極快樂的時候，他的頭腦是不甚靈敏的。

畸零人日記最後的一行是這樣寫着：「我要死了。……生罷，你們那些生

的
一

人生短，藝術長！

食色人生之大慾也，人類沒有這二慾則不能生存，但僅有此二慾亦不能滿足；所以，在食色二慾之外必須要求美慾，智慾，德慾。人類生活須有此三慾始告圓滿，始有人的價值。

名古屋訊：『日本麻雀界前輩司忠高野明芳衣川清一諸氏，因保持麻雀之規則統一，與全國各麻雀團體之圓滿聯絡，定於新年一月三日至五日間，在名古屋開全國麻雀會議。五日，並舉行對抗比賽，為大會紀念。出席團體代表有日本麻雀聯盟，關西麻雀聯盟，及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各處代表，共約六十名云。』

今年新年日本國民在名古屋舉行「麻將競賽大會」，所有的評判員完全是中國人。在前面已說過：『電影是第八藝術，麻將應是第九藝術了。』的話，證以日人之居然有公開的盛大的「麻將競賽大會」，當知吾言之非謬！從此藝術的紀錄上也有了我們中國所發明的！雖然這發明家是誰是很難查考。

我們的『現在』如果是過於使我們痛苦，那我們的靈魂應該跑到『過去』或『將來』裏去討生活。

有一個女朋友，在元旦日對我說：『你現在是二十世紀的青年了！』我問她此話怎講，她說：『去年你是十九世紀的青年，今年是民國二十年的元旦，那末你現在就是二十世紀的青年了。』我才明白原來她是這樣以一年算作一世紀，當時我必

裏很好笑，想問她：『西洋的青年今天不是要算作一千九百三十一世紀的青年嗎？』

『因為她是女性，我終於不便把這話說出口，祇好對她微微一笑而已。』

有一個女友，平日最好虛榮，但又不高與別人說她好虛榮。她曾對我說：『人家都說我很忠實，說我不好虛榮。』我說：『是。』

有一個女友，今年才進高中，年紀不過十八歲。她的父親說：『女兒大了！要早點看好一頭人家！』

有一個女友，她是結了婚的。因為她愛好文學，常來向我借書，且喜與我談話，也同到公園去散步過；後來，她的丈夫因此就威逼着她下鄉去了。

『女子像器具一樣交與男人手中，所謂結婚式，便是付錢買物的象徵。』加本特
的話。

這憶當時的情侶，好像復活了我們逝去了的青春一般，雖不免有今昔之感，也
定有說不出的快樂。

愛情和友誼，如果要建立在鞏固的基礎上，彼此過於計較是不行的！

『假使我有錢，我也可更聰明一點。』——浮士德中的猴子說的話。

溫德米爾夫人說：『男人都是胆小無用的東西。如果一個女人想迷住一個男
人，她祇要從他的壞處下手，定能成功。』

『他若輕侮我，我情願原諒他，他若病狂似的愛我，我決不能報之以愛！』
——漢西亞小姐的話。

浮士德：『他在景仰着上界的明星，又想窮極着下界的歡狂；無論是人間天上，沒一樣可以滿足他的心腸。』

歌德的浮士德，要到感覺苦痛，或受着刺激時去讀才會有味。

曹琳女士說：廁所裏有人寫着：「唉！人心陰險！」接着有人在下面寫「所以你的心也陰險，除非你不是人。」

法國的女子好穿豔服，美國的女子好置備家用器物，德國的女子好研究學術，日本的女子好野外運動，中國的女子好打麻將。

最高度的友誼只能存在於女子與女子之間，決不能存在於男女之間。

有人說：『你如對女人有什麼要求時，她雖然表示拒絕，這拒絕有一半是允許；如果她不拒絕也不允許，那便是完全的允許你了。』

一個聰明的女子往往易與普通的男子發生關係，如果一個天才的詩人或文藝者來戀愛她，她却要驕傲起來！

一個人，無論是男女，少年時不做一點浪漫風流的事留作老來時做回憶的材

料，其人是愚不可及。

痛苦入人之深，遠甚於快樂。

加本特說：「妬嫉有自然的與人爲的二種。自然的妬嫉，是竭力想把兩人間真實的關係深深的印在兩人間的性與道德的全部關係上面，如兩人的關係臻於圓滿，則妬嫉必即行消滅。人爲的妬嫉，是因丈夫視其妻如財產，不願他人之侵佔而生妬嫉，並非因於他對其妻有特別的愛；或妻子視其夫爲她的「婚姻的衣架」，若一旦失却，或爲其他婦人的衣架，這是最可恐懼的事，於是遂生妬嫉。」

一個悲傷的人，文藝不能安慰他時，音樂會給他安慰。

有一個少女方在做夢，旁邊一人對大衆低低說道：『不要去驚醒她呵，那是不可多得的甜蜜的夢呀！』

與謝野晶子夫人說：『我們婦女雖然失望於過去和現在，而對於未來却無不得不絕望的理由。』

『婦女作家而成功的很是稀少，因為在她們的纖細筆尖之下記述的事物，決不肯赤裸裸地之故，赤裸裸地的記述在她們可以說與不穿裏衣出外是一樣的。』——斯丹大兒。

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得者美國小說家 Sinclair Liwis 他的譯名在中國便很不統一；1 有李維斯，(大公報) 2 有路威士，(時事新報) 3 有羅意斯(民國日報)

還有譯作劉易士的。

「我最愛罩着憂鬱的叢林，雖然妙麗的春花也會引誘我向她凝眸，向她含笑，不過……只有悲哀是永駐於我靈宮的驕子……」——廬隱女士。

柯蒂斯夫人說：「一個人的真價，非由他的家庭道德上的行為所可評定，而該由他的工作，他的才能，他的意志及他的對於國家社會的有用性以判斷的。」

華林先生說：「藝術家性情如小孩，而經驗却是老人。有壞人後才會把好的人格提高。藝術家一面須保持自己天性不被惡化，一面須與惡劣環境以有力的反抗。」

『寫了，戀愛了，活着了。享年五十幾歲，千八百幾十幾年幾月幾日死。』這是文豪斯坦塔爾的墓碑銘。

廣川白村說：『活着的事情是戰爭。爲着想生存，我們才戰鬥。戰爭不息的連續，這便是人生。』

渴求着最強烈的生存的人，往往喜歡去接受『運命』的砲彈；如情死，戰死及自殺。

大家都說，徒然裝飾得時髦是沒有意思的。然而爲什麼人人都愛時髦的莊飾呢？

浮士德：「我假如死懶的癱睡在床上，那我的一生真是已經下場！你能夠諂媚着把我引誘，誘引我生出自滿自足的念頭，你能夠用享樂來把我欺騙，我的一生真是已經罷休！」

努力向着光明，死也榮耀。有幾人肯這樣去實行呢？只有勇敢的飛蛾吧？我想。

姑娘！當我們第一次相遇時，你只微微的一笑，我便成了你的俘虜了！

時間能使萬物滋長，時間也能使萬物凋零！

姑娘！我感謝你，我也痛恨你，感謝你點綴了我的青春，而痛恨你欺騙了我的

愛情！

選定一位大文豪，繼續不已的去大罵或者大捧，是成爲一個小文豪的秘訣。

一個人而終身沒有經過戀愛生活，這應是世間最不幸的人了。但亦有例外：反是，終身生活在戀愛中的有時更其比不幸還要不幸些。

冰心女士說：『看見了全美的血肉之軀，往往使我肅然讚歎造物。』

我們的理想是真美善，所以除了爲生而起的食慾，和爲保存種族而起的色慾之外，我們必另求智識慾，美慾，道德慾。因了這三慾，人類生活始能向上，理想於以發生。智識慾的目的是真，美慾的目的是美，道德慾的目的是善。

「幸福的時代的人不會把現在我們那樣急切尋求的奇特放在心上，徒弟勉強所做的也會和師傅一樣，他除了設法和師傅相似以外沒有別的慾望。他們不願與衆不同，但實際上却與衆不同了。他們工作不是爲的光榮，只是爲的生活。」——德沙特。

每次往訪華林先生，他必親自煮咖啡茶給我吃，他的那套煮咖啡的器具，小巧可愛；他說是在意大利買的，全中國沒有第二套。

「藝術家須在最大變動中找不變動，最痛苦中找不痛苦。」這是華林先生常常對我們說的話，每一次往訪華林先生，輒與縱談古今中外，無所不談，華林先生每多妙語，使人敬服。

上海民國日報：（維也納一月五日訊）奧國著名小說家克萊吉爾氏，Krauser近爲調查一九三一年摩登女士起見，備有質問點若干條，請自十七歲起至二十五歲止之青年女士答覆，共獲得答案一千七百起，經克氏分析結果後，發表下列結論；摩登女士共分四種，屬於第一種之女士稱爲「麥諦隆」Madelon 此輩女士多屬天分頗高求知慾發達，對於青年男子有徹底的認識；此種女子如名葩異卉，可遙挹清芬，而不宜矚近把玩；彼等爲一種良好戀人，而非匹偶。第二種爲妖冶女子，放浪形骸，矚之必至墮落。第三種女子雖亦有性慾的追求，惟處處善於遮飾；譬如薔薇，色香雖極濃馥，然近之常有刺手之患。最後一種可稱爲最明顯的摩登式女士，彼等對於浪漫生活極端反對，最能享受人生的幸福，凡對於彼等不利之事，均避之若浼。綜括言之，一九三一年女士對於結婚的觀念，雖不一致，然無人不願意結婚。

婦女們的愛好裝飾，與其說是爲了她們自己的愛好，毋甯說是爲要博得男子們的愛悅。

托爾斯泰的母親對少年時代的託爾斯泰這樣說：『單憑你的臉你將永遠是沒有愛人的。』

高爾基說：『女子最大的職務是在鼓勵男子，使他奮發有爲，勇往直前。』

聰明的人不能成就其偉大事業，一半是爲名利所役，一半是爲情愛所誤！

與謝野晶子說：『不工作的勞働者，不詠歌的詩人，不把學問組織的哲學者，

都是不能存在的。」

『我也不再希望那些批評者來向我唱過分的，不切實的讚歌，也不再希望那些爲貪圖換一張兩張書券而寫出的一些含糊的，不負責任的攻訐。』這是女作家丁玲女士在她因而得名的在黑暗中的最後一頁上所說的話。

『我們連這個短的生命有什麼用處還不知道……』——海德司馬耳丹夫人向她的情人這樣說。『不知道又怎樣呢？還是圖現世的享樂吧。』這是金滿成先生在他所譯「紅百合」的弁言中說的。

法郎士說：『同情之在心中，如同那溫柔之在皮膚上面一樣。』

『藝術家須把人生最高點——世上人目爲阿木林的事情描寫出來，不卽精神上的犧牲。』這是華林先生在中央大學講演時講的話。

達文齊的最後的晚餐畫了十二年，歌德的浮士德從二十歲寫起直寫到八十二歲。

快樂總不及憂愁那樣能易於引起人們的同情。

把憂慮也無益的事去憂慮，其人太癡愚亦太可憐。

我們要拿着『死而後已』的決心，揀死不了的道兒走去；縱然跌倒了，無論多少次，還須爬起來再走。

能可享樂的我們，應當去享樂，只要我們所享樂的不是從他人的不幸得來。

到了我們能夠說我們自己喜歡說的話，過我們自己喜歡過的生活；那世界便是理想的世界，我們自己便是理想世界中的人。我們雖然不知這世界在那裏，但我們總希望它在不久的將來會實現於人間。就是明知它永不能實現，我們仍然是這樣希望着！

尼采說：「只常常保守着弟子的地位，非所善報於師！」

「生命在我們的面前走過，能抓得住它總該抓住它。」「我活的時候能於得到愛，我死，也就死在愛中了。」「我快死了，但我很快樂，因為我的幸福，已把死

的痛苦遮掩過去了。」這些話，都是茶花女臨終時說的。

武者小路篤實說，「男女間的事情，還是祕密着點兒好！」他又說：「成功的戀愛，便把喚醒兩人的靈魂的力量失掉了；不成功的戀愛，能把本人從根本上重新鍛鍊，具有十分喚醒靈性的力量。」

一個失意而消極的人這樣說：「我進到這人生的旅途，是走着黑暗的隧道，沿途沒有看見一朵花也沒有看見一隻鳥！」

張家的少爺遣媒向李家的小姐求婚，李家不允；張家使媒人假裝代王家小姐來向張家少爺求婚，李家知道了，於是就遣媒到張家去說：「李家願與張家訂立婚約」

『現代藝術之不是大藝術甚而可說是壞藝術的證據，就是普通的人不能了解它，』這是世界有名的大文學家托爾斯泰的話。

據說巴黎的婦女決不肯以兒女之事而犧牲其快樂；現在的摩登女郎事事要模倣巴黎的婦女，她們到了做了母親的時候，恐怕也是會將她們的子女完全交給女傭的吧！

有一天我陪着一位由內地來上海的女友到南京路去買東西，路上遇到一位認識很久的女友，我招呼她，並想和她講話，她却笑了一笑就走了。後來我去訪她，她說：『你有了新朋友，爲什麼還來找我？』

有一位女友，是在三年前與我認識的，那時她告訴我她是十八歲。昨天又遇見她，還有另外一位朋友，大家閒談着，她嘆了一口氣說：『一過年我就是十九歲了！』我在心裏暗笑，我不明白她的年齡是怎樣算法的。

一個某公館的汽車夫對我說：『我家老爺在銀行裏拿的薪水還不夠開消我的工錢！』

某君請我去爲他的愛人某女士照相，我們到了她的學校裏，他的名片送進去，隨即又送了出來，女僕說：『某小姐問你要會她做什麼？她說不大認識你！』

某君拿了一包衣服要到當舖去當，走出門口就遇到一位朋友，朋友問他到那裏去，他說：『我要到郵政局去寄包裹。』

我有一位朋友不管什麼玩意他都要弄得玩玩，他沒有學過英文却喜歡穿西裝，並且在不懂英文的人的面前還要說幾句外國話；他沒有什麼忙却要坐汽車，有時還要自己開開汽車；據他自己說鴉片烟並沒有癮，不過每天吸幾口玩玩；並無人要綁他的票或是要刺他，他却帶着一枝手槍在身上，且喜歡拿出來給人看；他身上常常有幾百元的鈔票和一本未填的支票，不時要拿出來給人看看；他的國文不通，他一個姪子死了，他却要自己做輓聯去輓他。

一位朋友在某大學附中讀書，他對家裏說是在大學本科一年級，因為這樣才可以向家裏多要一些費用。

一位學生不願意早起，但又怕來不及上第一堂課，在臨睡前他把他自己書桌上

的時鐘移遲了兩個小時。他說：『明天早晨可以多睡一下！』

我有一位朋友好久沒有會見了，昨天他特意冒雪來訪我，一見面他就笑着告訴我：『現在我有女朋友了！』接上他又囁囁的對我說：『你能暫時借給我十元或二十元嗎？』

某醫生爲病人診病時，你如問他：『這是寒症吧？』他說：『是的。』你如再問他『這又好像是熱症？』他仍說：『是的。』如果你問他『病人好點吧？』他說：『是的。』如果你再對他說：『病人的病勢略重一點嗎？』他也是說：『是的！』總之無論你問他什麼話，他的答語總是這兩個字：『是的！』

英國古物學者雷雅特 (Layard) 在加爾的亞地方發現了一本最古的書，一本

六千年以前的書，是用針筆刻於黏土版上的，內容是關於原始文化的紀錄。

某大學英文教授對學生們說：『諸位這次的月考成績，有幾位實在是太好：好得和課本上一般無二！這幾位同學能夠把幾個問題都答得與書上完全一樣真不容易，就是我也答不出，如果不是照着書上去抄。有幾位的卷子我簡直看不懂，我幾乎疑他是寫的法文！因為他有許多字寫錯了，連英文字典上也查不出！』

某法學院的刑法教授，一天，他翻開一冊暫行新刑律大講而特講，而學生們手中却都是中華民國新刑法，內容既然不同，條文次序亦有更改，某學生因說：『先生講的與書上不同！』那教授才說：『呵！我拿錯了書，拿到一本舊的！』

一個女朋友對我這樣說：『密絲S沒有錢用了，請你替她介紹一位經濟上的男

朋友。」

有一個女友和我的朋友P君訂婚了，P君是一個最忠實的青年詩人，常常來陪伴她；但她漸漸不喜歡他了。一日，P君得了吐血的病，很厲害，我去告訴她；她說：『他吐血有什麼要緊？死了也沒有什麼要緊！』

一個女子在某職業指導所學習打字，半年畢業後可以由職業指導所介紹工作。在未畢業之前，她對我這樣說：『我要獻身社會，替女界爭點光榮！』

她在××公司做低級職員，薪水不過二三十元一月，她每日却要換一件花色不同的旗袍到公司去。

她在十月的時候，就買好了一件皮大衣，天天聽見她說：「怎麼天氣還是這麼熱！」

一個貪官被人控告，證據確鑿，上級機關亦愛莫能助；但這貪官不是平常的人物，他和某某人是親戚或好朋友，上級機關亦不敢將他撤職查辦。結果不是把他調一個相當的缺，便是由他自動辭職並由他保舉一個人來繼任——他依然在暗中坐享其成。

上海有輪盤賭窩數處，賭客在窩內除吸鴉片煙須給代價外，隨便吃什麼東西都不必給錢；白蘭地，威士忌，上等雪茄，加立克紙烟，中國菜，西菜，以及各種點心，糖食，水果……無一不備，無一不好。並且，坐汽車去的，汽車夫可得十四角（即一元二角）飯錢；坐包車去的可得八角飯錢。因之常有人僱汽車去，自己可以

不必化錢；或是叫野雞包車去也是一樣。賭窩每日的開消是如此之大，此外尚有許多多祕密的開消（如運動巡捕房之類）不在內。其每日之進賬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一些白相朋友，天天到裏面去只吃飯，不賭錢，賭窩裏的人明知之亦不能拒絕他們，一是怕他們搞亂，二是賭窩裏也不在乎這一點小費。

某少婦因為想在輪盤賭贏些錢來還某君的一筆舊債，結果是輸了一百餘元；後來想圖恢復，又輸了一百餘元；她欠某君一百元，輸去的已經三百多元了！

某君第一次到三十六門——即輪盤賭——去贏了二十元，第二次去輸了三十元，第三次去輸了五十元，第四次去輸了八十元，他說『以後決意不去了！』

某女士上個月對我說：『在輪盤賭窩裏輸了一兩百元，一定不再去了。』昨天碰

見她，她又對我說：『近來我真倒霉！』我問她什麼事，她說：『又輸了一百多元！』

聽說有一個婦女因為把所有的借來的當來的賣來的錢一概在輪盤賭窩裏輸光了，她就帶了一根蔴繩到賭窩裏去在無人處自縊了。

去年破獲同孚路五號輪盤賭窩的時候，捉到很多的賭犯，時在深夜，須俟天明方能押到臨時法院去訊辦，所以必須拘押一夜。但有五百元現款交保的即刻可以回去。其中有某君一時被嚇昏了，他身上有二千餘元的現鈔票，都是一百元，五十元，十元一張的；竟不知拿五百元交保即刻回去。後來被押到巡捕房去，照例收押犯人必施檢查，於是，這位阿木林的二千幾百元鈔票就完全被檢查去了。

各輪盤賭窩裏除三十六門的輪盤外，尚有骰子，排九，等類。排九十元起碼，其餘一元起碼。

有兩位女大學生和四位藝術專科學校的女生先後要求我帶她們到輪盤賭窩裏去，我雖然被別人帶去參觀過，自己却沒有帶別人進去的勇氣，所以我拒絕了她們的要求。

『在這樣不景氣的年頭，沒有什麼可以言賀！』這是日本政友黨人一九三一年的賀年片。

上海的軍樂隊，無論是出喪，或行結婚禮，總是吹着那三五套老調。

暨南大學師範科畢業生郭某因失戀自殺了；不久以前，交通部職員唐型與白悲塵亦因戀愛不能成功而自殺了；我不知道何以這些多情的人，都只能爲愛情而死，不能爲愛情而生。

在長期流浪的遊子的心中，故鄉應該是如何的美好呀，如果他回到了故鄉去，他會覺得『這不是我夢裏的故鄉啊！』

有人說：某教授既在甲大學教史地，又在乙大學教心理學，再在丙大學教勞工問題。也許他在不久的將來，還可以到了大學去教刑法，到戊大學去教藝術，甚至還能到女子大學去教跳舞也說不定；這樣才不愧爲博士，不然士固無妨，博於何有？我們大中華民國居然有着全世界所無，惟我獨有的萬能教授了，潑歎盛哉！

日昨傅彥長先生過訪，談及多產作家沈從文先生，據傅先生說，『他出版的作品已有五十多本了，在印而未出版的尚不在內，請注意！他今年還只二十九歲。』巴金，毛一波，丁丁，諸先生均在座，聞之都欽慕不已，就他現在已出版的作品數目而論，已經高過張資平先生的紀錄了。對於這位常常流着鼻血寫文章的天才作家，我們實在不能不表示相當的敬意。

一二年級的大學生一定是很守秩序的，一定是不敢無故缺課的；到了三四年級就不同了，他們及她們不久就要做學士了，於是秩序固然可以不必守，課更可隨意上不上，職教員對待將近畢業的同學亦必另眼看待，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

黨國要人有幾句關於婚姻的話：蔡子民先生說，『以不結婚的好，』李石曾先生說，『婚姻制度隨社會而演進，將來一定要趨於縮小的途徑，』蔣夢麟先生說，

「五十年內，結婚仍是需要的。」

有人說，摩登的女郎有如六路圓路的電車，當你看到第一輛開走，不久就會有第二輛到你面前來；再經過相當的時間，也許你所沒有追趕上的第一輛又會停在你的面前。

「虛偽」是一件時髦的衣裳，把人們一個個粧飾得很漂亮。

一位青年商人，眷一妓，情好彌篤，欲納之爲妾；照例妾對妻須尊之曰太太，該妓以現在提高女權之時不肯叫人做太太，只肯叫她做姐姐；因而好事多磨，良緣未諧。

銀行界某君來問我借書，我介紹屠格涅甫的貴族之家給他，他第二天送還給我，我問他看完了沒有，他說：『我只看了兩頁，沒有趣味！我今天租來一部張恨水的啼笑姻緣，看完了一本，真好！』在中國，屠格涅甫的作品竟不及張恨水的作品受人歡迎，悲夫！



譯 著 他 其 者 作 書 本

- | | | |
|----------------------------------|---------|------|
| 愛的三部曲(三版)(詩集) | 精裝六角 | 平裝三角 |
| 兩顆星(詩集) | 精裝六角 | 平裝三角 |
| 落花(再版)(新詞集) | (有柳亞子序) | 實價二角 |
| (以上三書中的一部分皆已由日本詩人飯田雪雄及崔萬秋二君譯成日文) | | |
| 法公園之夜(再版)(短篇集) | 實價六角 | |
| 愛的逃避(再版)(短篇集) | 實價四角 | |
| 訣絕之書(短篇集) | 實價五角 | |
| 死(中篇) | 實價三角 | |
| 一個商人與賊(中篇) | 實價四角 | |
| 小鳥集(散文集) | 實價四角 | |
| 最後的偕遊(繙譯) | 實價三角 | |
| (以上各書皆由新時代書局出版) | | |
| 第五個愛人(短篇集) | 神州國光社出版 | |
| 可愛的玲玲(散文) | 兒童書局出版 | |
| 一個成功的青年(散文) | 兒童書局出版 | |
| 笨拙集(隨筆集) | 將近出版 | |
| 桃麗(中篇) | (晨報發表) | |

今可隨筆

實價二角

著作者

曾今可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一九三三年四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5.9
2



\$0.20